

大漠新章

□赵世伟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初读王维的《使至塞上》时，我总以为腾格里沙漠是永恒的荒凉，十年前这里只有骆驼渡的绝域。直到车轮碾过平坦的柏油马路，眼前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起粼粼“波光”，我才明白，这片被千年诗意图润的土地，正以崭新的模样，续写着属于当代的诗行。

车子驶入沙漠边缘，柏油马路像一条黑色的绸带，在沙海间蜿蜒铺展。同行的本地朋友告诉我，十年前这里还有骆驼踏出的沙径，牧民赶着羊群迁徙，往往要在沙窝里走上两三天。如今公路通到了沙漠腹地，孩子们坐着校车去镇里上学，牧民的瓜果特产也能当天运到城里的菜市场。伸手触碰车窗，在指尖传来的震动里，我仿佛看见了王维笔下的孤烟与眼前的车流在时空里交错。古人骑骆驼

需跋涉数日的路程，我们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。沙漠并未改变它的辽阔，只是人类与它相处的方式，早已从敬畏走向了共生。

光伏发电厂的出现，是此行最意外的惊喜。蓝天下，成片的光伏板整齐排列，如同给金色的沙海披上了一件银色的铠甲。阳光穿过云层，在光伏板上洒下细碎的光斑，与远处沙丘的轮廓相映成趣。微风掠过，光浪轻漾，宛若星河落于沙原。运维的技术人员说，这些光伏板不仅能发电数亿度，还能有效降低地表温度，减少水分蒸发，让板下的沙生植物得以存活。我蹲下身，果然看到板缝间冒出的几株骆驼刺，嫩绿的叶片在风中轻摇曳，还有一簇簇沙蒿，铆着劲儿向上生长。目之所及，心中忽生感慨：孤烟今作千重浪，落日犹铺万点光。这是沙漠与科技

的对话，是古老荒原与现代文明的握手，更是千年诗意在当代的全新表达。

站在沙丘之巅眺望，左边是“大漠孤烟”的雄浑，右边是“光电浪潮”的蓬勃。恍惚间，我看见王维手执书卷，站在千年之前的沙丘上，望着眼前的景象，眼中或许会有惊讶，更会有欣慰。他笔下的沙漠，不再是边关将士的戍守之地，也不再是诗人游子的惆怅之乡，而成了清洁能源的基地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家园。想起当地流传的谚语——“腾格里的风，刮走了贫穷，吹来了阳光”，原来诗意的延续，从来不是固守旧貌，而是让古老的土地生长出新的希望。

黄昏时分，我们沿着柏油路返程。落日的余晖给光伏板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，霞光漫过沙海，洒在连片的光伏板上，金光跃动，正应了那“落日犹铺万点光”的景致，与王维笔下的“长河落日”不期而遇。我忽然懂得，真正的“诗行万里”，不仅是循着古人的足迹探访旧地，更是在行走中看见历史与现实的对话，看见古老诗意在当代的新生。腾格里沙漠的柏油路与光伏板，正是这样的注脚——它们让“大漠孤烟”不再是荒凉的代名词，让“长河落日”有了更丰富的内涵。

当车子驶离沙漠，我回头望去，金色的沙海与银色的光伏板在暮色中融为一体。我知道，这片土地上的诗行还在继续书写，而我们每一个踏访者，都是这新诗句里的一个标点。夜色中光伏板折射的微光，照亮的不仅是沙漠的夜晚，更是我们心中对文化根脉的追寻，和对未来的无限期许。

里静了好一会儿。几个开发商面面相觑，未了留下一句“我们考虑考虑”，转身出了门。没过几天，好消息传来。造纸厂整改，排污口被关了。建造度假山庄的计划也取消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生态湿地保护项目。

春天，老根再次带着苗苗来到苇荡边。风一吹，嫩生生的苇叶晃晃，像在和他俩招手。老根做了两支新苇哨，一支含在嘴里，一支给了苗苗。

明亮的哨声在苇荡上方飘荡，引来了成群的苇莺，叽叽喳喳，欢快应和。

老根看着远处的蓝天，笑了。“会的。”他说，“只要有人守着，它就会一直唱下去。”

风掠过苇荡的沙声，和着苇哨的调子，谱成了一曲永不停息的歌。

苗苗趴在膝盖上，小声说：“爷爷，我查过资料，苇荡是湿地，能净化水，还能让小鸟小鱼安家。要是苇荡没了，小动物是不是就没地方去了？”

老根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。他看着孙女认真的脸，又看看眼前灰蒙蒙的苇荡，忽然觉得，自己不能就这么认输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根揣着苇哨

河边野食

□吕斌

“今天带你去个地方，能寻着你平时见不到的好东西。”老陈的声音沙哑，带着山风打磨出的粗粝，眼底盛着对山林的眷恋。老陈是我偶然认识的山人，他守着这片深山四十余年，脸庞黝黑，指关节粗大，指腹上是厚厚的一层茧，那是常年与泥土、草木打交道的痕迹。

车子驶出柏油路，顺着蜿蜒的土路往深山里钻。越往深处走，草木越茂密，都市的喧嚣被层层叠叠的枝叶滤去，只剩下车轮碾过碎石的咯吱声，还有林间此起彼伏的鸟鸣。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在一处狭窄的山涧边停下，溪水清澈见底，水底的鹅卵石圆润光滑，水流撞击岩石，溅起细碎的水花，带着山间特有的清冽气息。

“先别急着翻找，要仔细观察。”老陈蹲下身，裤脚扫过地上的青苔，留下几道浅浅的痕迹。他指了指岸边的青苔说：“你看，青苔长得厚的地方，底下才有可能藏着石耳，要是青苔发黄、发干，那地方肯定没东西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拿起柴刀，小心翼翼向前迈步，动作轻柔极了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惊扰了藏在灌木丛里的生灵。我跟他身后，屏住呼吸，眼睛紧紧盯着他，恍然发觉，“打野食”从来不是随意的寻觅，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，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学问，也藏着老陈半生与山林相处的智慧。

果然，在一处背阴的石壁旁，老陈停下了脚步。岩石上覆盖着厚厚的青苔，他微微俯身，眉头轻皱，用柴刀的刀背轻轻敲击岩石，“笃笃”的声音传来，“听，是空的。”老陈语气里带着几分笃定。说着，他小心翼翼地用刀尖拨开青苔，动作慢得像在呵护一件珍宝，几片暗绿色的、带着细密纹路的石耳紧紧贴在岩石上，一片片“小耳朵”安静地聆听着山涧的风声。“石耳这东西，娇贵得很，只会长在无污染的水边的岩石上，见不得强光，也碰不得油污，摘的时候得用手轻轻抠，不能用刀割，不然下次就长不出来了。”老陈的动作异常轻柔，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石耳的边缘，轻轻一扭，石耳便顺势脱落。他抬手拂去上面的水汽，眼里满是珍视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，轻轻放进提前准备好的竹篮里——那竹篮也是他亲手编的，竹条已经被磨得微微发亮，没有一丝毛刺。

摘完石耳，老陈直起身，捶了捶腰，腰间挂着的布包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，里面是他常年带在身上的粗盐和一块擦刀的绒布。“再找一样‘硬菜’。”他笑着说，眼角的皱纹更深了。他的目光在林间穿梭，像鹰隼一般锐利，忽然停在一丛不起眼的灌木前：灌木的枝条上挂着几颗暗红色的果子，果子表面带着细小的绒毛，凑近闻，有一股淡淡的酒香。“这是野杨梅，比市面上的杨梅小，却更有滋味，就是摘的时候得小心，

枝条上有刺。”老陈说。

正午时分，我们在溪边找了一处平坦的石板，老陈捡来干燥的枯枝，垒起简易灶台。他动作娴熟，几分钟就垒停当了，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口小铁锅——那铁锅底锃亮，是跟了他十几年的老伙计。他舀了几瓢溪水放在火上烧，火苗跳动着，舔舐着锅底，他蹲在火堆旁，眼神专注而平静。“石耳得用溪水焯一下，去去涩味，再和山里的野菌一起煮，不用放太多调料，盐就够了，这样才能尝到最鲜美的味道。”他一边忙活，一边给我讲解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执拗。

汤终于煮好了，老陈掀开锅盖，汤色清亮，石耳苍绿，野菌嫩黄，香气弥漫开来，沁人心脾。我们没有精致的餐具，就用干净的树叶折成小碗，老陈先给我盛了一碗，又给自己盛了一碗，他端起树叶碗，没有立刻喝，而是轻轻吹了吹，目光望向远方的山林，若有所思。我吸了一口，温热的汤汁滑过喉咙，石耳的甘醇、野菌的鲜香，还有溪水的清甜，在舌尖交织，没有一丝杂味，纯粹得让人动容。再咬一颗野杨梅，酸甜的汁水彻底唤醒了味蕾，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滋味，是山野的馈赠，是岁月的沉淀，更是老陈对生活的热爱。

午后的阳光渐渐柔和，山风拂面，带着几分凉意。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将垃圾仔细打包带走，老陈又在石耳生长的岩石上轻轻铺了一层落叶，“给它们遮遮阴，来年能长得更好。”他的双手拂过岩石上的青苔，眼神温柔，仿佛在与一位老友道别。返程的路上，老陈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，我终于懂得，真正的“打野食”，从来不是简单的寻味解馋，而是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生活的热爱，是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间温柔的联结。

他知道老根的倔脾气，这片苇荡是老根心里的根。

夜里，老根睡不着，披了件褂子往苇荡走。月光洒在水面上，碎成一片银鳞。他听见几声微弱的“啾啾”声，是苇莺。往年这个时候，苇莺的叫声能吵得人睡不着，可现在，只剩下零星的几声，像在哭。

老根心里揪得慌。他摸出一把小书

小小说

苇荡里的哨声

□贺源

怀里的苇哨，含在嘴里吹起来。调子还是老调子，却没了往日的清亮，湿湿的，有些沙哑。

忽然，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是小孙女苗苗。

“爷爷，你吹的苇哨真好听。”苗苗挨着他蹲下。

“这么晚了，咋还没睡？”

“老师让我们写保护生态的作文，我就跟着你过来了，想看晚上的苇荡。”

老根摸摸孙女的头，没说

去了村委会。大强正在跟开发商谈话，看见老根，皱了皱眉说：“叔，你又来干啥？”

老根没理他，走到开发商面前，把苇哨递过去，“你吹吹。”

开发商愣了愣，接过苇哨，含在嘴里吹了吹。不成调的声音惹得屋里人忍不住笑了。老根也不恼，等笑声停了，开口道：“这片苇荡长了上百年，这不光是苇子，还是水鸟的窝，是鱼虾的家，也是村子的肺。你把它填

保存。

家乡的春茶吸纳了春阳的温热和春雨的润泽，喝起来柔和、清爽，我尤其爱喝。茶山的土质属红壤，不远处的中国科学院鹰潭红壤生态实验站做过检测，这一带的红壤富含矿物质，酸碱度适中，有利于茶叶中的咖啡因和芳香物质积累，所产茶叶品质好，具有香浓、色艳、味佳的特点。

其实，农家人喝茶并不太讲究，没有精致成套的茶具，也不像文人“矮纸斜行闲作草，晴窗细乳戏分茶”那般闲适清雅。喝茶就用大瓷碗，抓一大把茶叶，洗茶也免了，直接用开水冲泡，等不及凉透便“咕咚咕咚”咽下去，然后打个嗝，抹把嘴，一副满足的神情。我夜间温习功课时喜欢泡一杯春茶，喝下水，吞下叶渣，一股清凉从咽喉直抵胃肠，解渴，提神，还饱腹。

家乡的茶山后来分给了农户，一家一小块，各自经营管理，现在又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给了村里的六叔，他对种茶、制茶最有经验。我从茶山下来，六叔引我走进他的茶厂。嘿，一溜的新设备，从杀青、揉捻到干燥、包装，全部机械化操作，没了从前手工制作的辛劳。旁边的成品间码放着一堆堆包装好的茶叶。“这么多茶叶，能卖出去吗？”我问。“不愁，我在网上直销呢！”六叔露出了自豪的笑容。说罢，六叔带我到他的接待室品茶。温具、置茶、洗茶、冲泡、倒茶、奉茶，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。我接过茶盅，只一啜，杯干茶尽，味道和从前一样纯正。

茶，是家乡的魂；制茶，是岁月的歌。时代在变，技艺在新，而那片土地给予的温润与力量，从未改变。茶香袅袅，岁月安然，家乡在茶香中发展，我们在茶香中回望，也在茶香中奔赴更美好的明天。

一山春茶溢清香

□董如珍



年春季，生产队会及时组织大家采茶、制茶。春茶里的“明前茶”和“谷雨茶”品相好、质量高，卖到供销社，能给集体带来可观的收入。

上山采摘茶叶的任务由女人承担，出工时，每人腰挎一只茶叶篓，在垄沟里一字排开。采茶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个技术活，要求眼尖、心细、手快，看准了枝尖上的“一心一叶”或“一心二叶”，伸手掐叶力度要合适，放进茶篓时要轻快。动作娴熟的，双手左右开弓，不断舞动的手影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采茶是一项体力活，臂力与腰劲得足，劳作时往往挥汗如雨，并不像广告片里采茶姑娘那样悠闲雅致。有时候，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也要去茶山帮忙采茶，既锻炼了身体又获取了一点报酬，大家都十分欢喜。

制作茶叶，除了采茶外，还有摊放、杀青、揉捻、干燥等工序，主要由男人来完成。支几口大铁锅，底下烧柴火，一帮壮劳力推动大铁炉轮流翻炒。火候与炒茶时长全凭经验，茶叶不湿不焦，叶色变为暗绿色正好。杀青结束，将茶叶放在簸箕里反复揉搓，使叶片卷曲成条状，再烘干

这座茶山我太熟悉了，打我记事起，这里便是一片茶树林。那时候，茶山归村集体所有，每

雪山金海一相逢

□刘权熠

车子刚驶进贵州贵定县，窗外的绿就稠了起来。山是那种柔润的、连绵的绿，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，黄灿灿的，一片接着一片，当地人管这叫“金海”。

真正的震撼在转过山弯时到来，抬头望去，远处山上覆盖着皑皑的“雪”——千万树李花，在春阳下白得耀眼。一白一黄竟在黔南的山坳里撞了个满怀。风从山谷来，带着李花的清新和油菜花的甜腻，混合成春天特有的、让人微醺的味道。我站在田埂上，忽然走不动路了——生怕一步踏错，便惊扰了这天地间明媚的配色。

往寨子去的路上，花事愈加热闹。李树枝丫横斜，花开得密密匝匝，远看像未化的春雪。走近了瞧，每朵花不过指甲盖大小，有五片花瓣，阳光透过来，花瓣几乎是透明的。蜜蜂在花间忙碌，“嗡嗡”声里仿佛带着花蜜的甜香。

寨子老得很，石板路被人的脚步磨得光可鉴人。路两旁是青瓦房，墙是石块垒的，最妙的是封火墙——屋脊两头高高翘起，像鸟儿展翅。向导老林说，这叫“马头墙”，是布依族人世代传下来的智慧。

走进一户人家，院子不大，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，墙脚堆

着柴火。主人正在院里择菜，见我们来，笑着点点头，继续手里的活计。那从窗，仿佛门外的花海不过是寻常风景。

老林是寨子里的老人，头发花白了，精神却好。他领我去看寨子后的古树。那是一棵200多岁高的“酥李”。老林说，“酥李”是这里的宝贝，明末清初这里的人就开始种了，起初只是在房前屋后零星栽几棵，后来渐渐成林。李树好活，不挑地，石头缝里都能长。花开时一片雪白，结果时满树青翠。

“以前日子苦，”老林望着远山，“可再苦，春天一到，花一开，心里就亮堂了。”他说到布依族人有一句老话：“花是地的笑容。”地笑了，人就不愁了。

午后，阳光软了下来。我顺着田埂往深处走。菜花高及腰际，行走其间，仿佛在金色的河流里洄游。花粉沾满了衣襟，香气熏得人昏昏欲醉。远处传来布依族山歌，调子悠长，在花海里荡开。

我还遇到了一个放蜂人。几十个蜂箱散在田头，蜜蜂进出忙碌。“这里的蜜最好。”他打开蜂箱，“李花蜜清甜，油菜花蜜醇厚，两样掺着，味道最正。”他舀了一勺匀揉的蜜，琥珀色的，在勺里微微颤动。尝一口，先是李花的清

爽，后是油菜花的醇香，最后所有的甜都在喉头开花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爬到寨子后的山坡上。回头望，景象又不同了——夕阳给“雪山”镀上了金边，给“金海”洒上了红光。白不再是单纯的白，黄也不再是纯粹的黄，都在光里融成了暖洋洋的一片。寨子里的炊烟袅袅升起，淡淡的，融化在半紫半灰的天边。

有妇人唤孩子吃饭，声音拖得老长。牛羊归圈，铃儿叮当。不知谁家飘出炒菜的香气，是腊肉和蕨菜的味道。这一切都寻常，却因漫山的花平添了几分说不出的诗意。

下山时，天已擦黑。寨子里的灯一盏盏亮起，昏黄的光从木窗里透出来。我突然想，所谓“金海雪山”，不过是大地的信笔涂鸦。它不为什么人存在，不为哪个季节停留，只是依着时令，该开花时开花，该结果时结果。寨子里的人，也依着这节奏，春耕秋收，繁衍生息。

回城的路上，山影朦胧，我已分不清哪是花，哪是雪。但我知道，它们都在那里，在属于它们的季节里，安静地开，安静地落。你不必追寻，也不必挽留，只要在恰当的时候，站在恰当的地方，便能见证一场恰当的花开，不负春天的慷慨。